

法老的诅咒

金字塔之谜

打开吐坦卡蒙陵墓的考古学家们，在几年间先后离奇地死去。是法老的诅咒应验了吗？让我们走进“王陵谷”，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大家都知道，古代埃及帝王以金字塔为陵墓。然而，象征着法老至高无上权威的金字塔，也赢得了无数盗贼的青睐。也许正因为如此，新帝国时期（公元前 16—公元前 11 世纪）的埃及法老们开始在“王陵谷”修建自己的陵墓。于是，尼罗河西岸的峭壁上被开凿出许多豪华的墓室，用于安放显贵们的遗体，山谷中建起了金碧辉煌的神庙和祠堂用来祭祀。但无论是坚固的石墙，还是曲折的墓道，都没能阻挡一批又一批盗墓者的光顾。到 20 世纪初，被发现的陵墓几乎无一幸免。

人们能否找到一座尚未被破坏的法老陵墓呢？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英国人卡纳冯勋爵和他的助手霍华德·卡特来到王陵谷。在此之前，这里已经过了 3000 多年盗匪的光顾和近 100 年考古学家的挖掘，许多人认为王陵谷中每一块石头都已经翻过，每一粒砂

子都被筛选过，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卡纳冯和卡特只是在白费力气。但卡纳冯坚信王陵谷中一定会有尚未揭开的重大发现。

8年过去了，卡纳冯和卡特风餐露宿，进行艰苦的挖掘，但却毫无收获。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幸运女神正在向他们招手。1922年11月3日，卡特在拆除谷中一排古代工房时，下面露出了一段凿在墙壁里的石阶。石阶的尽头是一堵石墙。卡特轻轻地敲了敲墙，响起了空荡的回音，凭经验，这可能是一座没有发现的地下陵墓。怀着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卡特给正在开罗的卡纳冯发电报，报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赶回王陵谷的卡纳冯和卡特一起，一层一层地清理墓道。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墓室的大门前，只见上面盖着法老吐坦卡蒙（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约公元前1361—公元前1352年在位）的印章。当人们进入墓室后几乎都惊呆了，里面随葬品数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使人们仿佛来到了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世界。其中有一只首饰匣，各面都绘上战斗和狩猎的场面，色彩鲜艳而且细致生动，远远超过任何同类的埃及艺术品。吐坦卡蒙的宝座更是富丽堂皇，被卡特称作“迄今为止埃及出土的最美丽的文物”。金色的椅背上画着年轻的法老和王后身着盛装的场景，扶手是戴着王冠的双翼神蛇，椅腿是黄金的狮首，象征着法老至高无上的神权。墓室的另一边是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他们身穿金裙，额头上盘着眼镜蛇，像站岗般面对面站立，考古学家们推测，这砖墙的后面就是安放着法老木乃伊的神龛。

在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整理和搬运这些奇珍异宝之后，人们终于要打开神龛，一睹法老吐坦卡蒙的真面目了。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也赶来帮忙，他们与卡纳冯、卡特一起拆除砖墙，慢慢地打开神龛。神龛里露出法老的石棺，它用一整块质地细密的淡黄色花岗岩凿成，盖子则是用玫瑰色的花岗岩做成。石棺里是一具镀金木棺，雕刻着年幼法老的金像。他仰面而卧，双手交叉，分别握着钩和鞭这两件王权的象征，黑石镶嵌的眼睛和纯金铸成的脸庞严峻、淡漠但栩栩如生。

生。里面又是一具镀金木棺，只是表面换成了年青法老的金像，身穿华丽的礼服。第三层竟是 0.15 到 0.21 英寸厚的纯金的棺材，最里面的才是法老的木乃伊。这样豪华的套棺远远超过了这些考古学家的想象。怪不得有人认为，吐坦卡蒙法老之所以名闻天下并不是由于他的丰功伟绩（一位只活了 18 岁的国王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伟大成就的），而在于他死了，并且被埋葬在这里。

经过近五个春秋的艰辛劳动，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吐坦卡蒙陵墓终于挖掘完毕了，然而另一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卡纳冯勋爵曾经在墓中被蚊虫叮了一口，打那以后就一直高烧不断。1924 年 4 月 6 日凌晨 2 点，他在开罗一家医院病逝。据说就在卡纳冯去逝的那一刻，整个开罗城突然断电，连电力公司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勋爵的姐姐回忆说，“死之前，他发着高烧连声叫嚷：‘我听见了他呼唤的声音 我要随他而去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此后竟有 22 位直接或间接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先后离奇地死去。卡纳冯勋爵的秘书韦斯特伯里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死亡，而他在就寝前身体还非常好。他的父亲，78 岁的老韦斯特伯里勋爵在自己的住所跳楼自杀身亡。第一个解开吐坦卡蒙裹尸布给法老照射 X 光的雷德，后来在用 X 光检查一具木乃伊后，身体忽然极度虚弱，第二年回到伦敦就一命呜呼了。被卡特请来帮忙的考古学家梅西，长时间无缘无故地昏迷，最后死在旅馆之中。而另一位考古学家霍瓦依特在吐坦卡蒙陵墓后自杀身亡，留下这样的遗言：“我因受到法老的诅咒而离开这个世界。”

这一系列奇特的死亡不禁使人们想到了吐坦卡蒙的陵墓中的咒语：

“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
展翅的死神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我是吐坦卡蒙的保卫者，
是我用沙漠之火驱赶那些盗墓贼”。

那么，这些考古学家是不是死于法老的咒语呢？

生物学家塔哈认为，在古代墓穴和木乃伊体中，有着已经生存了3000多年的病菌。人们一旦沾染上，就会感觉呼吸困难，皮肤上出现红点。正是这些可怕的病菌，导致这么多考古学家的死亡。

而另一些人认为，真正的凶手是墓中的毒物。相传埃及王朝的开创者纳尔迈就是一位种植有毒植物的能手。据说陵墓的主人常会把有毒的东西涂在墙壁、陪葬品甚至木乃伊的身上。比如，陵墓墙壁上那些色彩艳丽且生动的壁画的颜料中就混了有毒的砒霜。经常在这样有毒的环境中工作就会生一些怪病。

也有一些人认为，埃及人很早就了解了铀的特性。为了惩罚那些盗墓者，就在墓中放了铀等放射性的物质，而这些积聚了三四千年的放射形物质，造成了考古学家离奇的死亡。

“诅咒”之说，应属无稽之谈；无论多么伟大的法老，都无如此“法力”。可是，上述从科学角度作出的各种解释，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不同意见的争论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打开埃及古文明的钥匙

罗塞达石碑之谜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在内行眼中奥妙无穷。人们对它苦苦研究 30 年后，终于成功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打开了通往埃及古文明的一扇大门。

古埃及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喜爱书写的民族了。他们在神庙的墙壁上，在雕像上，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甚至在死去的国王的棺木上，都刻下了各种象形文字。难怪有人说，“就是单单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到晚，花 20 年也抄不完！”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人面对这么丰富的历史财富却一筹莫展，因为埃及古文字已经失传几千年了。

对于古代埃及文字的失传，罗马征服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元前 50 年前后，罗马人开始征服埃及，到了公元前 30 年，埃及被罗马征服兼并。罗马人只知道自己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所以在占领埃及后，丝毫不把埃及的文化放在眼中。也许他们不知道，当自己还在用简陋的石器打猎时候，埃及人已经开始在纸草上著书立说了；当他们刚建立第一座城市——罗马的时候（前 754 年）埃及的法

老们早已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统治着广袤的土地。在罗马占领者的冷漠和敌视中，埃及古文字的遭遇可想而知。

在罗马人之后来到埃及的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除了金字塔、寺庙这些宏伟的建筑，古埃及的一切慢慢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到 18 世纪时，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破译这些已经死去了的埃及象形文字。十分幸运的是，就在那时，罗塞达石碑被发现了。

1799 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占领埃及，希望以此切断英国与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相比之下，拿破仑远征对埃及研究的影响则更为巨大。拿破仑军队中有一名年轻军官叫布罗沙德，他奉命驻扎在尼罗河河口的罗塞达炮台上。布罗沙德闲来无事喜欢在河边废墟中探索，一次，他找到一块刻满象形文字的石头。细看之下，布罗沙德兴奋异常，因为石头上除了任何人都看不懂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外，竟然还有可以读懂的古希腊文！

这块桌面大小的黑色玄武岩石碑，就是后来在考古学上大名鼎鼎的罗塞达石碑。它上面刻着三种文字，经过考证，人们确定第一段的 11 行是埃及象形文字，第二段是埃及的通俗体文字，共有 32 行，第三段是人们可以读懂的希腊文。

罗塞达石碑发现后，学者们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有人为了解读这些文字，不惜花费一生的时间和心血，吉恩·法兰塞司·商博良（1790—1832）就是其中之一。商博良是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他自幼聪明勤奋，在 16 岁时除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掌握了六种东方的语言，如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科普特语、波斯语等，19 岁时已经在法国一所大学任历史教授。他学习阿拉伯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在一次社交场合中，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自己的同乡，向他行加额礼。据说，商博良为了练习科普特语而写的日记，竟被一位法国科学家当作埃及古文，并

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加以研究。

商博良很早就开始研究古埃及文字，他后来得到罗塞达石碑的临摹本，开始潜心研究。他尽最大可能收集所有有埃及文字的东西，并将它们同罗塞达石碑上的文字进行比较。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这种文字的看法。以前，人们把古埃及象形文字看作一种表意文字，如一只半身狮子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黄蜂代表忠诚，蝌蚪表示着数目众多，“吃”就是一个人把手放在嘴里，“藏”则是一个人蹲在一堵墙的后面。而商博良认为并非如此，他花了整整 20 年的时间，终于对其中 14 幅象形文字图形作了正确的解释。原来埃及的文字不仅仅包含表意的成分，而且已经发展到了字母文字的阶段，也就是说，古埃及文字是“发音的”，并非只是简单的图解。只是这里的字母并不是英文中的 A、B、C 那样的字母，而是一幅幅图画。房子的形象就代表 P，手的形象代表 D，猫头鹰代表 M，小鸡代表 W，水波代表 N。

商博良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但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在后继者的努力下，人们终于完全掌握了古埃及语言文字。现在，精通古埃及文字的学者读起这些象形文字，非常容易。从此，一个全新的古代埃及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我们现在可以大致确定埃及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起讫时间和每一位法老的在位时间，了解当时埃及人的生活情趣和神秘的宗教信仰，欣赏他们美妙的诗歌和散文，感叹一位位法老的丰功伟绩。

但是，关于这些象形文字仍有一个谜。一般来说，文字的发展要经过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等几个阶段，可是为什么埃及的象形文字很早就以字母文字这样一种成熟的姿态出现了呢？它们的产生是受到其他古文明的影响，还是在我们已知的埃及之前，早已存在着另一个更古老的、不为人知的埃及呢？

鼻子哪里去了

狮身人面像之谜

当我们凝视狮身人面像的脸庞时，就禁不住感叹：它的鼻子到哪里去了？是由于人为的破坏，还是岁月流逝的自然侵蚀呢？

埃及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在哪里？不用说，当然是金字塔了。在光芒四射的太阳与连绵不断的沙海之间，金字塔超越时光的流逝和风沙的侵蚀，巍然屹立。尤其是建在吉萨高地上三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曼考拉金字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哈夫拉金字塔旁，有一位忠诚的守卫者——狮身人面像，它 4000 多年来迎接每天初升的朝阳，注视着埃及的沧桑巨变。

相传，金字塔前本来并没有狮身人面像，但是，大约在公元前 2611 年的一天，法老哈夫拉在巡视自己未来的陵墓时，看到墓前的空地上有一块光秃秃的大岩石，阻挡了金字塔的雄伟和法老的威严。他对此很不满意，下令把这块岩石处理掉。这时，一个工匠别出心裁地向法老建议，可以把这块巨石雕成一头雄狮，头部则换成法老的头像，象征法老至高无上的权威。哈夫拉法老听后十分高兴，下令马上动

工。从此，狮身人面像终日面朝东方，默默地守护在哈夫拉金字塔旁。

它是如此的巨大，足足有 57 米长，20 多米高，甚至有人在它的脚爪之间竖起一块“纪梦碑”。碑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大约是在公元前 1400 年，图特摩斯四世王子来到狮身人面像附近打猎，后由于疲劳靠在狮身人面像上小憩，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在朦胧中，他看见狮身人面像对自己说：“我是伟大的霍尔·艾姆·艾赫特，沙石憋得我透不过气来。如果你能帮我清除掉身上的沙石，我将封你为埃及之王。”图特摩斯王子回去后不忘狮身人面像的请求，命人将狮身人面像从沙土中拯救出来，还在南、西、北三面筑起了一道围墙。后来图特摩斯四世果然如愿，成为埃及法老。

但无论是谁都无法与时间相对抗，即使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也是如此。岁月的流逝已经抹去了狮身人面像的真名实姓。从埃及末期到希腊罗马时代，人们称狮身人面像为“霍尔·艾姆·艾赫特”，也就是“地平线上的哈鲁斯”。到穆斯林时代，人们又给它起了一个阿拉伯名字“恐怖之父”。而现在“斯芬克司”则成了狮身人面像的代名词。“斯芬克司”其实是希腊神话中巨人和蛇妖所生的一个怪物，有着狮子的身躯和女人的头部，背上还长着两只翅膀。传说它从智慧女神缪斯那里学到许多谜语后，就守在雅典城外的道路旁，拦住每一个经过的路人给他们猜谜语，凡是猜错的人就会被杀死。这样，斯芬克司成了地方一害。为了替民除害，一个名叫俄狄浦斯的青年自告奋勇前去猜谜。斯芬克司问他，什么东西早上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到了晚上则变成了三条腿？俄狄浦斯回答道：这个谜语太简单了，是人。人在婴儿的时候是用两手两脚在地上爬行，长大后是用两条腿走路，到了老年却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这不就成三条腿了。斯芬克司见谜底被道破，随即自杀。

岁月的流逝也在狮身人面像的面部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经过几千年的风吹日蚀，它虽依然威风凛凛，但早已今非昔比了。头上戴的

“奈姆斯”皇冠、额头上的“库伯拉”圣蛇浮雕，以及下颌的长须都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脸上近 2 米长的鼻子，竟也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块难看的“伤疤”。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到底哪里去了？

有人说，这是拿破仑干的“好事”。1799 年，拿破仑统率法军占领开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无数人都臣服在他脚下，唯有狮身人面像始终朝向东方，昂首矗立在哈夫拉金字塔旁，似乎没把拿破仑放在眼里。见此情景，拿破仑恼羞成怒，命令法军向狮身人面像炮击。结果可想而知，它的鼻子给毁掉了。也有人认为，拿破仑并非和一头石狮子赌气，他只是为了找到通往金字塔的秘密通道，才下令向狮身人面像射击。

拿破仑是不是毁坏狮身人面像鼻子的罪魁祸首呢？有人指出：早在拿破仑来到埃及之前，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就已经不知所踪了。上述说法显然是个别人故意编造，让拿破仑莫名其妙地背了黑锅。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些穆斯林所为，他们为了反对偶像崇拜，便爬上石像的头部，猛砍它的鼻子，造成石像面部“毁容”。还有一种说法：埃及军队在操练的时候，把雕像当作靶子练习炮击。如果此说确有依据的话，这种“败家子”行为实在难以宽恕。

最近还有人提出：毁去狮身人面像鼻子的并不是任何人，而是大自然的侵蚀。狮身人面像是由一块完整的岩石雕成，而雕像的鼻子部分石质较差，“先天不足”，更容易受到雨水和风沙的侵蚀，所以最早消失了。

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一只失踪的石头鼻子才会引起各种争论。且让谜团留给历史，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历史遗迹，是目前各国面临的共同现实问题。

走进努比亚

远古黑人文明之谜

黑人有没有古代文明？让我们沿着尼罗河向南，走进努比亚。这里有一个与埃及文明同样古老、却鲜为人知的黑人文明。

如果我们从埃及出发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不久就会来到努比亚。这是一片广阔的土地，从利比亚沙漠的东南边缘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原。

人们对努比亚早期历史的了解还很模糊，不过，这时努比亚的文明显然不能与埃及相提并论。在古埃及的铭文中，经常留下法老们远征努比亚得胜归来的记载。例如，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斯诺夫鲁法老在铭文中就炫耀，他曾经从努比亚俘获七千名俘虏和二十万头牲畜。可是在埃及控制下的努比亚，却悄悄发生着改变。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统一努比亚，建立了库施王国？现在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库施历史上“伟大的国王”卡施达登上王位时，库施王国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甚至开始侵入埃及。最后在沙巴卡统治时期，库施竟然从一个屡遭埃及掠夺压迫的无名小国一跃成为埃及的主宰，建立了

第二十五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又称为“黑人王朝”）

也许是由于库施与埃及相邻，相互交往十分密切；也许是由于库施在埃及建立埃塞俄比亚王朝时，受到了埃及文化的熏陶。库施的文化既表现出自身独特的黑人文明，又显露出埃及文明的影响。这在库施王国的信仰、建筑、文字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库施人在崇拜自己原有的神灵（如狮神阿潘德麦克和比尤耶迈克）同时，也为埃及的最高神灵阿蒙神修建了大量规模宏伟的神庙。库施的国王是由国内的官员和氏族首领推选出来的，但他和埃及的法老一样，把自己看作“阿蒙之子”，连国王死后也建起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库施的许多宫殿、庙宇都带是埃及与本土风格的结合，狮庙中既有用埃及文写的漂亮的赞美诗，也有当地特色的雕刻和装饰。库施人所使用的文字显然是模仿埃及文字的，可是在书写顺序和语法上又有着自己的创新，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破译这种文字。不过许多人认为，尽管库施的文化披着一层薄薄的埃及面纱，它的非洲黑人文化的本质却一直保留下来。

库施人后来退回自己的老家，为了与北方重新崛起的邻邦埃及保持较远的距离，他们竟然把首都从纳帕塔迁到了麦罗埃。可是，库施人这样仅仅是为了躲避埃及人吗？显然并不如此。

一些学者认为，库施害怕的并不是埃及而是波斯。公元前 6 世纪末，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征服埃及后，势力渐渐侵入库施。在这里就曾发现过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雕像，在波斯军队中还有库施人组成的军团。

另一些学者则从气候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谜题。他们认为由于气候的变化，纳帕塔已经被一片沙漠包围，相比之下，麦罗埃一带的土地更加肥沃，能提供更多的食物。

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库施人迁都的原因在于：纳帕塔由于过度放牧和耕种，导致尼罗河两岸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麦罗埃的自然条件则更为优越，这里有肥沃的土壤，完善的灌溉系统，丰富的铁矿石

和黄金。当时麦罗埃炼铁业之发达，已经为后人充分认识，他们还一度称其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不仅如此，麦罗埃还是连接印度洋和非洲内陆的重要港口。我们已经在麦罗埃遗址中找到了来自雅典的陶器，罗马的银器和镀金酒杯，古埃及和罗马的钱币，以及一只中国式的鼎。

然而迁都并没有改变库施逐渐衰落的命运，在公元 300 年前后，库施被南方新兴的国家取代了，它的后人早已不知踪影。

喧嚣与欢乐

撒哈拉岩画之谜

非洲撒哈拉沙漠现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号称“死亡之海”。但是在一万年之前，这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对此，撒哈拉岩画可以作证。

撒哈拉沙漠地域辽阔，浩瀚无边，塔西里·阿杰尔高原犹如卧在沙海中的巨礁，打破了大漠单调呆板的景色。在狂风和烈日的侵蚀下，这里到处是蘑菇状的石柱、迷宫般的峡谷和参差的山崖。每走一步，脚下的岩石就在不断裂开，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山谷似的。然而从 1850 年以来，却有不少探险家在这荒凉干旱、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发现无数远古人类留下的色彩斑斓的岩画。现在，这里甚至已经成为举世公认世界上最大的史前博物馆了。

撒哈拉岩画是一座神秘的艺术宝库，细致而生动地向我们描绘着远古时人类生活、劳动和战争的场景。有的画面呈现出一派安静祥和的田园风光：在椭圆形的小屋前拴着一排小牛犊，牧人们披着晚霞，赶着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蹒跚归来；妇女们抱着孩子坐在门前，迎接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亲人，而活泼好动的孩子们则在牛群中嬉戏玩耍。有

的画面好像是描述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在载歌载舞的场景：一位妇女头戴弯月形的头饰，全身跳舞的装束，正在一片玉米田前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臂肘上的穗带随风飘扬。有的岩画描绘了猎人们狩猎时的情景：一些人健步如飞，正在草原上追逐猎物；一些人正弯弓搭箭，瞄准受惊狂奔的野兽；另一些则划着独木舟，在河中捕捉河马。有的岩画上，人们席地而坐，双臂高举，两手合一，仿佛在向神灵祈祷，这无疑是宗教活动；有的渲染了战争场面，对峙的双方驾着飞驰的战车，手执长矛和圆盾，正在进行激烈的生死搏杀。

同时，撒哈拉岩画又像是一部沉重的历史，默默地向人们展现着历史的沧桑巨变。

根据考证，塔西里·阿杰尔高原最古老的岩画距离现在大约有八九千年了。那时的撒哈拉沙漠并不是渺无人烟的“死亡之海”，而是一片苍翠茂盛的树林。无垠的土地在蜿蜒流淌的小河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滋润下，显得十分肥沃；巨大的非洲象扇着大耳朵、翘着长鼻子在林中悠闲地散步。犀牛露着雪白的牙齿，大口大口地嚼着嫩草；丑陋健壮的河马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用力地踏着大地。成群的天鹅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嬉戏；水牛则舒舒服服地在水边乘凉。

然而渐渐地，往日稠密的树林不见了，只有稀疏的小树点缀着茂密的草原。大象、狮子、犀牛这些岩画中的主角，也只是偶尔“抛头露面”。倒是一头头膘肥体壮的黄牛，占尽了草原风光。可是好景不长，这里的气候越来越干旱，最后就连稀疏的小树林也不复存在。放眼四望，到处是荒凉贫瘠的沙漠，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绿洲“孤岛”。这时，一种外来的动物——马，开始成为岩画的主角。它们有的在悠然地吃草，有的在疾驰狂奔，还有的频繁地出现在战场上。最后，和现在一样的，这里只留下了一望无际的沙漠。穿行于大漠中的“沙漠之舟”——骆驼，以及那些岩画本身，在无声地追忆着往日喧嚣的欢乐岁月。

远古时代的人们，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在悬崖高处，创作出

这么多的绘画呢？仅仅是为了装饰吗？显然不是。这里的许多岩画是在原来的岩画上无秩序地重复描绘，而且后期的绘画水平也大不如前。早期作品中洋溢的淳朴自然的风格消失了，认认真真的“创作态度”也不见了。奔跑动物的脚下不画蹄子，耳朵又漫不经心地画在背上。从内容来看，岩画大多表现人们狩猎、战争、舞蹈、放牧等生活场景，却从来不描绘周围优美的自然风光。这是不是表明，远古人类留下的这些岩画，可能是为了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一次战争胜利、狩猎的成功？

关于这些岩画的作者是谁，也有不同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来自欧洲。无论是从岩画绘制的时间，还是从绘画所表现的主题来看，撒哈拉岩画与欧洲、埃及的岩画十分相似。可见，岩画的作者一定是来自欧洲或北非的白人。当这些到处漂泊的欧洲移民来到草木繁茂的撒哈拉草原后，就把这里作为自己理想中的家园。他们定居下来，生息繁衍，并且留下了这么多精美的岩画。

但有人对此观点不敢苟同。他们指出：画面上的人们有的在背上和腹部涂上不规则的白色斑点，有的戴着奇怪的羚羊头形面具，这些风俗习惯至今还能在西非的黑人部落中找到。而且，人们后来又在塔西里·阿杰尔高原发现了一具古代遗骸，最终鉴定为黑人。这样看来，很可能就是黑人创造了撒哈拉岩画，只是后来由于土地的日渐荒芜，他们被迫迁徙他方。

正宗“土产”

天津巴布韦之谜

一个名叫亚当·伦德的猎人在非洲茂密丛林中打猎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形状奇特的古代石头建筑。人们把它称作“津巴布韦”，意思就是“石头城”。石头城是不是由当地黑人建造的？他们后来又为什么要放弃这座城市？

在非洲东南部有一个内陆国家叫做津巴布韦，可你知道这个国名是怎么来的吗？原来，在这个国家境内，零星分布着大大小小总共 200 多个古代石头城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津巴布韦”国名的来历。

在这 200 多座石头城中，最著名就得数“天津巴布韦”遗址了。它位于津巴布韦的马斯文戈市（以前称为维多利亚堡）附近的一片风景诱人的谷地上。这里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部临湖，荒草凄凄，波光粼粼。在茂密的树林和荒草掩映中，规模宏大的石头建筑群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长期以来，它不受外界喧嚣的打扰，默默地与飞禽走兽相伴，目睹四季草木荣枯。

据说，一位名叫亚当·伦德的猎人曾经在这片茂密丛林中打猎，他无意中发现了天津巴布韦。随后在 1877 年，德国人卡尔·毛赫偷偷潜入石头城，搜刮了不少文物，